

呻吟語摘

上之下
内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59
冊數	4 (2)	
函號	299	6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處明燭幽未能見物而物先見之矣處幽燭明則見謂

神照是故不言者非暗不視者非盲不聽者非聾

惟得道之深然後能淺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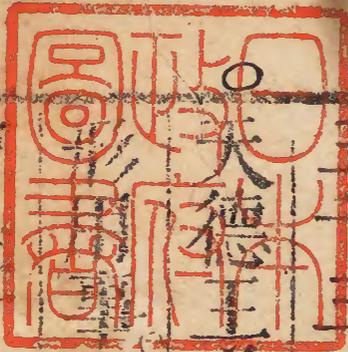
道非淡不入非靜不進非冷不凝

三千三百便是無聲無臭

○天德王道不是兩事內聖外王不是兩人

則神者亦形神用事則形者亦神

○中是千古道脉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人。事。就。是。天。命。

我盛則萬物皆爲我用。我衰則萬物皆爲我病。盛衰勝負。宇宙內只有一箇消息。

義合外內之道也。外無感則義只是渾然在中之理。見物而裁制之則爲義。義不生於物。亦緣物而後見。告子只說義外。故孟子只說義內。各說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辯而不服。孟子若說義雖緣外而形實根吾心。而生物不是義。而處物乃爲義也。告子再怎開口。性合理氣之道也。理不雜氣則純粹以精。有善無惡。所謂義理之性也。理一雜氣則五行紛標。有善有惡。所謂氣質之性也。諸家所言皆落氣質之後之性。孟子所言皆未着氣質之先之性。各指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辯而不服。孟子若說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諸家再怎開口。

聖會得簡之一字。自家身心。天地萬物。天下萬事。盡之矣。一粒金丹。不載多藥。一分銀魂。不携錢幣。耳聞底眼見底。身觸頭戴足踏底。燦然確然。無非都是這箇。拈起一端來。色色都是這箇。却向古人千言萬語。陳爛葛藤。鑽研窮究。意亂神昏。了不可得。則多言之悞後人也。噫。

鬼神無聲無臭。而有聲有臭者。乃無聲無臭之散殊也。故先王以聲臭爲感格鬼神之妙機。周人尚臭。商人尚聲。自非達幽明之故者。難以語此。

○使人收斂莊重。莫如禮。使人溫厚和平。莫如樂。德性之有資於禮樂。猶身體之有資於衣食。極重大極急切。人君治天下。士君子治身。惟禮樂之用爲急耳。自禮廢而惰慢放肆之態。慣習於身體矣。自樂亡而乖戾忿恨之氣。充滿於一腔矣。三代以降。無論典秩之本。聲氣之元。卽儀文器數。夢寐不及。悠悠六合。賀賀百年。豈非靈於萬物。而萬物且能笑。

之細思先儒不可斯須去身六字。可爲流涕長太息矣。

惟平脉無病。七表八裏九道。皆病名也。惟中道無名。五常百行萬善。皆偏名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弱。謂之身窮。學問空疎。謂之心窮。

悟有頓。修無頓。立志在堯。卽一念之堯。一語近舜。卽一言之舜。一行師孔。卽一事之孔。而况悟乎。若成一箇堯舜孔子。非真積力久。斃而後已。不能。

有人於此。其孫呼之曰祖。其祖呼之曰孫。其子呼之曰父。其父呼之曰子。其舅呼之曰甥。其甥呼之曰舅。其伯叔呼之曰侄。其侄呼之曰伯叔。其兄呼之曰弟。其弟呼之曰兄。其翁呼之曰壻。其壻呼之曰翁。畢竟是幾人。曰一人也。呼之畢竟孰是。曰皆是也。吁。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無怪矣。道二乎哉。

豪放之心。非道之所棲也。是故道疑於寧靜。
聖人制規矩。不制方圓。謂規矩可為方圓。方圓不能
為方圓耳。

終身不照鏡。終身不認得自家。乍照鏡。猶疑我是別
人。常磨常照。纔認得本來面目。故君子不可以無
友。

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箇身體。一箇心腸。同了便是
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着風雲雷雨。都是我
胸中發出。虎豹蛇蠍。都是我身上分來。那箇是天
地。那箇是萬物。

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
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所讀。治事則心在於
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咏。宴息造
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為
體。以虛活為用。以不離於正為主。齊日衣冠而寢。

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齊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
釋衣冕而持敬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
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君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
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
豈能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又若孔子曲肱指掌
及居不容黜之浴沂何害其爲敬耶大端心與正
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
遊千里意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
敬否譬如謹避深藏秉燭鳴珮緩步輕聲女教內
則原是如此所以養貞信也若媿婦汲妻及當顛
沛奔走之際自是回避不得然而貞信之守與深
藏謹避者同是何害其爲女教哉是故敬不擇人
敬不擇事敬不擇時敬不擇地只要個心與正依
事與道合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貌深沉而言安定
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

語急速若湧若懸。半路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夫
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爲驕。戚言
之則以爲懦。謙言之則以爲諂。直言之則以爲陵。
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
謂有心之譏。無爲發端。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
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
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
曰澄心。曰定氣。余多言而無當。真知病本云云。當
與同志者共改之。

不是與諸君不談奧妙。古今奧妙。不似易與中庸。至
今解說二書。不似青天白日。如何又與晦夜添濃
雲也。望諸君哀此後學。另說一副當言語。須是十
指露縫。八面開窗。你見我知。更無躲閃。方是正大
光明男子。

輕重只在毫釐。長短只爭分寸。明者以少爲多。昏者
惜零棄頓。

呻吟語摘卷之上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內篇

知思閱

脩身類

六合是我底六合。那箇是人。我是六合底我。那箇是我。我。

○作人悔似渴睡。漢纔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

明言
竟。是。寐。中。人。須。如。朝。興。榔。盥。之。後。神。爽。氣。清。泠。泠。
勁。勁。方。是。真。醒。

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
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
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爲。吾。道。非。必。大。行。之。日。然。後。
見。便。是。抱。關。擊。柝。自。有。不。可。枉。之。道。松。柏。生。來。便。
直。士。君。子。窮。居。便。正。在。不。屈。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
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
爲。兩。截。人。卽。旣。仕。之。後。又。爲。兩。截。人。矣。又。安。知。大。
任。到。手。不。放。過。耶。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
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人。不。難。於。違。衆。而。難。於。違。己。能。違。己。矣。違。衆。何。難。
學。欲。博。技。欲。工。難。說。不。是。一。長。總。較。作。人。只。是。夠。了。
便。止。學。如。班。馬。字。如。鍾。王。文。如。曹。劉。詩。如。李。杜。鍾。

鐸千古知名。只是箇小藝習。所貴在做好人。

○士君子之儻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媒娼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

○住見泰山喬嶽。以立身四語。甚愛之。疑有未盡。因准廣爲男兒八景云。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八景予甚愧之。當與同志者竭力從事焉。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些甚麼事。到頭成箇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有象而無體者。畫人也。欲爲而不能爲。有體而無用者。塑人也。清淨尊嚴。享犧牲香火。而一無所爲。有

運動而無知覺者。偶人也。待提掇指使而後爲。此
三人者。身無氣血。心無靈明。吾無責矣。

兩柔無聲。合也。一柔無聲。受也。兩剛必碎。激也。一剛
必損。積也。故易取一剛一柔。是謂平中。以成天下
之務。以和一。身之德。君子尚之。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着力。其所以不
用心。不着力者。只是不愧不奮。能愧能奮。聖人可
至。

○不道之言。得之心。悟有德之言。得之躬行。有道之言。
弘暢有德之言。親切有道之言。如遊萬貨之肆。有
德之言。如發萬貨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
無俟於言。雖然。未嘗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或問不怨不尤了。恐於事天處人上。更要留心。不曰。
這天人兩項。千頭萬緒。如何照管得來。有箇簡便
之法。只在自家身上做一念一言一事。都點檢得。
沒我分毫不是。那禍福毀譽。都不須理會。我無取。

福之道。而福來自。有天。耽錯。我無致毀之由。而毀
來。自。有。人。耽。錯。與。我。全。不。干。涉。若。福。與。譽。是。我。應
得。底。我。不。加。喜。是。我。倖。得。底。我。且。惶。懼。愧。赧。况。天
也。有。力。量。不。能。底。人。也。有。知。識。不。到。底。也。要。體。悉
他。却。有。一。件。緊。要。生。怕。我。不。能。格。天。動。物。這。箇。稍
有。欠。缺。自。怨。自。尤。且。不。暇。又。那。顧。得。別。箇。孔。子。說
箇。上。不。怨。下。不。尤。是。不。願。乎。其。外。道。理。孟。子。說。箇
仰。不。鬼。俯。不。作。是。素。位。而。行。道。理。此。二。意。皆。相。須。
有。始。有。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
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眾。之。賊。也。

名心盛者必作偽

○恭敬謙謹。此四字有心之善也。狎侮傲凌。此四字有
心之惡也。人所易知也。至於怠忽。惰慢。此四字乃
無心之失耳。而冊書之戒。怠勝敬者。凶。論治忽者
至分存亡。大學以傲惰同論。曾子以暴慢連語者
何哉。蓋天下之禍患。皆起於四字。一身之罪過。皆

呻吟語補遺 三十四
生於四字。怠則一切苟且。忽則一切昏忘。惰則一切疎懶。慢則一切延遲。以之應事。則萬事皆廢。以之接人。則衆心皆離。古人臨民如馭朽索。使人如承大祭。况接平交以上者乎。古人處事不泄邇。不忘遠。况目前之親切重大者乎。故曰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此九字卽毋不敬。毋不敬三字。非但聖狂之分。存亡治亂。死生禍福之關也。必然不易之理也。凡心清應者。始真却之。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

○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禮義之大防。壞于衆人一念之苟。譬如由徑之人。只爲一時倦行。幾步便平踏破一條蹊徑。後來人跟尋舊跡。踵成不可塞之大道。是以君子當衆人所驚之事。略不動容。纔于礙禮義上。些須便愕然變。

色若觸大刑。憲然懼大防之不可潰。而微端之不可開也。嗟夫。此眾人之所謂迂而不以為重輕者也。此開天下不可塞之釁者。自苟且之人始也。

有德之容。深沉凝重。內充然有餘。外閒然無迹。若面目都是精神。即不出諸口而漏洩已多矣。畢竟是養得浮淺。譬之無量人。一杯酒便達於面目。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就好嘗愛。善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為新進之法。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世有十態。君子免焉。無武人之態。粗豪無婦人之態。

柔懦無兒女之態。嬌稚無市井之態。貪鄙無俗子

之態。庸陋無蕩子之態。儇佻無伶優之態。滑稽無

閻閻之態。村野無堂下人之態。局迫無婢子之態。

卑諂無偵謀之態。詭閣無商賈之態。銜售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善傳。君子之動可不慎與。

先王之禮文用以飾情。後世之禮文用以飾僞。飾情則三千三百。雖至繁也不害其為率真。飾僞則雖一楫一拜。已自多矣。後之惡飾僞者。乃一切苟簡。决裂以潰天下之防。而自謂之率真。將流於伯子之簡而不可行。又禮之賊也。

余侍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軒友在道原。危之曰。今世居官地。小人或不能堪。軒友在道原。是百姓的。真做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却是我。的。假借。夢兒何害。余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一友與人爭而歷指其短。予曰。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沒一二分。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

○士大夫殃及子孫者有十。一曰優免太侈。二曰侵奪太多。三曰請托滅公。四曰恃勢凌人。五曰困累鄉

黨六日要結權貴損國病人七日盜上剥下以實
私橐八日簧鼓邪說搖亂國是九日樹黨報復陰
中善人十日引用邪昵虐民病國

○智者不與命聞不與法聞不與理聞不與勢聞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
慎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
子慎所接也

○函養如音脆順如叟剛蠶如細如去盤根如函養
如女子坐幽閨省如如邈卒纒如細如去盤根如函養

戰勅敵函養用勿忘勿助工夫省察用勿怠勿荒
工夫克治用是絕是忽工夫

○恣縱既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恨亦制自
家不得善愛人者無使恣縱善自愛者亦無使恣
縱

士君子澡心浴德必使啖唾為王便溺皆香纔見工
夫圓滿若靈臺中有一點污濁便如瓜蒂藜蘆入

胃不嘔吐盡不止。豈可使一刻容留此中耶。夫如是。然後溷廁可沈。緇泥可入。

○猥繁拂逆。生厭惡心。奮寧耐之力。柔艷芳濃。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椎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末路。生衰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奮敬慎之力。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其惡惡不嚴者。必有德於妃諸也。其好善不亟惡。必無善於已者。也。仁人之妃諸也。不亟善。不亟惡。必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則惡惡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為已私作惡。在他人非可惡耳。若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為民之父母可乎。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為之。西晉讐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懶散之。

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麼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或問修己之道。曰無鮮克有終。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

○余叅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檠筆舉手曰。年。積此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割雞用砵。折費幾萬。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為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為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

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兄曹志之。

今人若不肯謙。只要拿得架子定。以爲存體。夫子告子張從政。以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爲不驕。而周公爲相。吐握下白屋。甚者父師有道之君子。不知損了甚體。若名分所在。自是貶損不得。

○青無事登。蜀降劫。自青體無。已克則自復去了。病便是好人去了。雲便是。是。天。

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子。我主張由不得。天。

○爲惡再沒箇勉強底。爲善再沒箇自然底。學者勘破此念頭。寧不愧奮。

○不爲三氏奴婢。便是兩間翁主。三氏者何。一曰氣質。氏生來氣稟在身。舉動皆其作使。如勇者多暴戾。懦者多退怯。是已。二曰習俗。氏世態旣成。賢者不

能自免。只得與世浮沉。與衆依違。明知之而不能
獨立。三曰物欲。氏滿世皆可殫之物。每日皆徇欲
之事。沈痼留連。至死不能跳脫。魁然七尺之軀。奔
走三家之門。不在此則在彼。降志辱身。心安意肯。
迷戀不能自知。卽知亦不愧憤。大丈夫立身天地
之間。與兩儀參。爲萬物靈。不能挺身自豎。而依門
傍戶於三家。轟轟烈烈以富貴利達自雄。亦可憐
矣。餘解耕去。織屨得。赫然。昂然。獨自。當家。爲。兩。間。

一主人翁乎。可嘆可恨。

○亡我者我也。我不自亡。誰能亡之。

○自家作人。自家十分曉底。乃虛美薰心。而喜動顏色。
是謂自欺。別人作人。自家十分曉底。乃明知其惡。
而譽侈口頰。是謂欺人。此二者皆可恥也。

知覺兩字。奚翅天淵。致了知。纔覺。覺了纔笑。知。不覺
笑。不得知。而今說瘡痛。人人都知。惟病瘡者謂之。

明學言亦一
覺。今人爲善去惡不成。只是不覺。覺後便由不得
不爲善。不去惡。

順其自然。只有一毫矯強。便不是。得其本有。只有一
毫增益。便不是。

度之於長短也。權之於輕重也。不爽毫髮也。也要個掌
尺提秤底。

四端自有分量。擴充到盡處。只滿得原來分量。再增

見事不得。志無恒。只是腎氣不足。

清人不借外景爲襟懷。高士不以塵識染情性。

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
夜而思之。又思明白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
汲汲其業。日累月進。且興宴息。不敢有一息惰慢
之氣。夫是以士無惰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
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強。不卽于禍。今也不然。百畝
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

笑覓權耽心耳目之玩。騁情游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月。噫。是亦名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着力。便是穴上着針。癢處着手。

呻吟語摘卷之上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內篇

知思閱

問學

讀書人最怕誦底。是古人語。做底是自家人。這等讀書。雖閉戶十年。破卷五車。成甚麼用。

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抵死奔走者。皆假。

也。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雷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為神奇。鳥獸得此可為精怪。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不由心上做出。此是噴葉學問。不在獨中慎起。此是洗面工夫。成得甚事。

上吐下瀉之疾。雖日進飲食。無補於憔悴。入耳出口

之學。惟日事講說。無益於身心。學者只是氣盈便。長進於身心。如一粒粟之不見。

吐一粒於六合。出之不窮。可謂大人矣。而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抵掌攘臂而視世。無人謂之以善服人。則可。

勸學者歆之以利名。勸善者歆之以福祥。哀哉。

工夫全在冷清時。力量全在濃艷時。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堯舜以至於途之人。必有所以汲汲皇皇者。而後其德進。其業成。故曰鷄鳴而

起舜蹠之徒皆有所孳孳也。無所用心。孔子憂之。
曰。不有博奕者乎。懼無所孳孳者。不舜則蹠也。今
之君子。縱無所用心。而不至於為蹠。然飽食終日。
惰慢彌年。既不作山林散客。又不問廟堂急務。如
醉如痴。以了日月。易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
也。果是之謂乎。如是而自附於清品高賢。吾不信
也。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勵四字。其
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商瞿所得。庶幾似
待。且此四語。不獨作杜。士農工商。皆可作。庶幾似
也。

今之為舉子文者。遇為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
知個甚麼。行個甚麼。遇為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
試問做官。養了那個。教了那個。若資口舌浮談。以
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誑騙何異。吾輩亦
惕然省矣。

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

性分事。不到堯舜周孔便是欠缺。欠缺便自可恥。如何驕得人。

聖學下手處。是無不敬。住腳處。是恭而安。

已所獨知。儘是方便。人所不見。儘得自由。君子必兢。兢兢然細行必謹。小物不遺者。懼工夫之間斷也。懼善念之停息也。懼私欲之乘間也。懼自欺之萌蘖也。懼一事苟而其餘皆苟也。懼閒居忽而大庭亦

忽也。故廣衆者。幽獨比。正祛。能。勘。禱。意。者。枝。葉。証。意中過獨處。跡而十日。十祛。能。勘。禱。意。者。枝。葉。証。

佐上得之也。君子奈何其慢獨。不然苟且於人不見之時。而矜持於視爾友之際。豈得自然。豈能周悉。徒爾勞心。而慎獨君子。已見其肺肝矣。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直養。勉強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冰見烈火。吾知其易易也。然而以熾炭鑠堅冰。必舒

徐而後盡。盡爲寒水。又必待紆徐而後溫。溫而沸。湯。又必待舒徐而後竭。夫學豈有速化之理哉。是故善學者無躁心。有事勿忘。從容以俟之而已。善學者如鬪。市求前。摩肩重足。得一步。便緊一步。學識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土。界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須是衝開。要一點碍不得。涵養一分不到。便有一分氣質。譬之燒炭。成熟。一煙份不得。透更是一個因。不透更是一個因。更透更是一個因。

除了中字。再沒道理。除了敬字。再沒學問。

強恕是最拙底學問。三近人皆可行。下此無工夫矣。體認要嘗出悅心真味。工夫更要進到百尺竿頭。始爲真儒。向與二三子暑月飲池上。因指水中蓮芳。以談學問。曰。山中人不識蓮。於藥舖買得乾蓮肉。食之稱美。後入市。買得久摘鮮蓮。食之更稱美也。余嘆曰。渠食池上新摘美。當何如。一摘出池。真味。

猶滴若臥蓮舟。椀碧筍就房而裂。食之美更何如。今之體認皆食乾蓮肉者也。又如這樹上胡桃連皮吞之。不可謂之不喫。不知此果須去厚肉皮。不則麻口。再去硬骨皮。不則損牙。再去瓢上粗皮。不則澁舌。再去薄皮內萌皮。不則欠細膩。如是而漬以蜜煎以糖。始為盡美。今之工夫皆囫圇吞胡桃者也。如此體認始為精義入神。如此工夫始為義

精二熟

學問之道便是正也。怕雜不一。則不真。不真則不精。入萬景之山。處處堪遊。我原要到一處。只休亂了脚。入萬花之谷。朵朵堪觀。我原要折一枝。只休花了眼。

日落趕城門遲。一脚便關了。何處止宿。故學貴及時。懸崖抱孤樹。鬆一手便脫了。何處落身。故學貴着力。故傷悲於老大。要追時除是再生。既失於將得。要仍前除是從頭。

學問要訣。只有八個字。涵養德性。變化氣質。守住這
個。更莫向迷津問渡。

有希天之學。有達天之學。有合天之學。有爲天之學。
點檢將來。無愧心。無悔言。無恥行。胸中何等快樂。只
苦不能。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常見王心齋學樂
歌。心頗疑之。樂是自然養盛所致。如何學得
除不了我。笑不得學問。

塞乎天地之間。盡是浩然了。愚謂根根透透。入於地
之下。枝枝須植入九天之上。橫根須透入九地之
外。纔是個圓滿工夫。無量學問。

寧陵宮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內篇

知思閱

應物

人定真足勝天。今人但委於天而不知人事之未定耳。夫冬氣閉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開冬花。結春實。物性蠢愚。不解人事。而鳥師能使雀奕棋。蛙教

書。况於能爲之人事。而可委之天乎。

衆人之所混同。賢者執之。賢者之所束縛。聖人融之。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般。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闇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詳起而襄之。惟百良去。月或月久。自古皆然。故君子慎之。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辨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五月纈絲。正爲寒時用。八月績麻。正爲暑時用。平日涵養。正爲臨時用。若臨時不能駕御氣質。張主物

欲平日而曰我涵養。吾不信也。夫涵養工夫豈爲涵養時用哉。故馬蹶而後求轡。不如操持之有常。輻拆而後爲輪。不如約束之有素。其備之也若迂。正爲有時而用也。

因之一字。妙不可言。因利者無一錢之費。因害者無一力之勞。因情者無一念之拂。因言者無一語之爭。或曰不幾於徇乎。曰此轉人而徇我者也。或曰不幾於術乎。曰此因勢而利導者也。故惟聖人善用。因智者善用。因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夭禍福。無一不然。福急者可以思矣。

幹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有餘於期限之內。有多少受用處。

將事而能彌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

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
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
無言。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
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爲然。
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人有言不能達意者。有其狀非其心。而謂人其心貌
誣其本心者。君子觀人。與其非其心。而謂人其心貌
過怒以逃人之情。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爲之立中以節
之。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
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天下之事。有速而迫之者。有遲而耐之者。有勇而劫
之者。有柔而折之者。有憤而激之者。有喻而悟之
者。有獎而歆之者。有甚而淡之者。有順而緩之者。

有積誠而感之者。要在相機因時。外施未有不敗者也。

論眼前事。就要說眼前處置。無追既往。無道遠圖。此等語雖精。無裨見在也。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也。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不能也。

業隸下人。昏愚者多。都往會以我勸之。不合。則艱然怒甚者。繼以鞭笞。則彼愈惶惑。而錯亂愈甚。是我之過大於彼也。彼不明。而我當明也。彼無能事上。而我無量容下也。彼無心之失。而我有心之惡也。若忍性平氣。指使而面命之。是兩益也。彼我無苦。而事有濟。不亦可乎。詩曰。匪怒伊教。書曰。無忿疾於頑。此學者涵養氣質第一要務也。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

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亦天地涵蓄之氣也。

父母在難。豈能爲我救之感乎。曰。此不世之恩也。何可以弗感。設當用人之權。此人求用。可薦之乎。曰。何可薦也。天命有德。帝王之公典也。我何敢以私恩。奸之設。當理刑之職。此人在獄。可縱之乎。曰。何可縱也。天討有罪。天下之公法也。我何敢以私恩。勸之曰。何以報之。曰。用吾身時爲之。死可也。用吾家時爲之。破可也。其他患難。與之共可也。

成心者。見成之心也。聖人胸中。洞然清虛。無箇見成念頭。故曰絕四。今人應事宰物。都是成心。縱使聰明。昭得破。畢竟是意見障。

凡聽言。要先知言者人品。又要知言者意向。又要知言者識見。又要知言者氣質。則聽不爽矣。不須犯一口說。不須着一意念。只恁真直誠誠。行將

去久則有不言之信。默成之孚。薰之善良。徧爲爾德者矣。城蓬生於城地。燃之可城。鹽蓬生於鹽地。燃之可鹽。

世人相與。非面上則口中也。人之心固不能掩於面。與口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故惟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此天下之陷阱。而古今生死之衢也。予有一拙法。推之以至誠。施之以至厚。待之以至直。表是非。讓利害。處後下。消火鳥獸。可骨肉而腹心矣。將令深者且傾。心險者且化。德而何陷阱之予及哉。不然。必予道之未盡也。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人焉。而共一事。五相濟。則事無不成。五有主。則事無不敗。仁者欲寬。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胡以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三

人國家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哉。然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行其胸臆。三軍之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之。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疑定之中耳。是故不期不亡。不逸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蹶是事之殞也。十行九悔。豈

得謂之安詳

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自得者與天遇。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

人情不便處。便要迴避。彼雖難於言而心厭苦之。此慧者之所必覺也。是以君子體悉人情。悉者委曲。

周至之謂也。恤其私。濟其願。成其名。泯其迹。體悉之至也。感人淪於心骨矣。故察言觀色者。學之養也。達情會意者。學之精也。

或問慮以下人。是應得下他。不曰。若應得下他。如子弟之下父兄。這何足道。然亦不是。卑諂而徇人。以非禮之恭。只是無分毫上人之心。把上一著。前一步。儘着別人占。天地間。惟有下面底。最寬。後面底

最長

輕信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水之流行也。礙於剛則求通於柔。智者之於事也。礙於此則求通於彼。執礙以求通。則愚之甚也。徒勞而事不濟。

計天下大事。只在要緊處一着。留心用力。別箇都顧不得。譬之奕棋。只在輸贏上留心。一馬一卒之失。渾不放在心下。若觀者以此預計其高低。奕者以此預亂其心目。便不濟事。况善籌者。以與為取。以

喪爲得善。奕者餌之使吞。誘之使進。此豈尋常識見所能策哉。乃見其小失而遽沮撓之。擯斥之。英雄豪傑。可爲竊笑矣。可爲慟惋矣。

夫勢智者之所藉以成功。愚者之所逆以取敗者也。夫勢之盛也。天地聖人不能裁。勢之衰也。天地聖人不能振。亦因之而已。因之中寓處之權。此善用勢者也。乃所以裁之振之也。

智者之於事。有言之而不行者。有所言非所行者。有先言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言者。有行之旣成而始終不言其故者。要亦爲國家深遠之慮。而求以必濟而已。

實處着脚。穩處下手。

當事有四要。際畔要果決。怕是綿。執持要堅耐。怕是脆。機括要深沉。怕是淺。應變要機警。怕是遲。

朝三暮四。用術者誠詐矣。人情之極致。有以朝三暮四爲便者。有以朝四暮三爲便者。要在當其所急。

猿非愚。其中必有所當也。

有餘。當事之妙道也。故萬無可慮之事。備十一。難事備百一。大事備千一。不測之事。備萬一。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直幾何。此亂語耳。

胸中無一毫欠缺。身上無一毫點染。便是羲皇以上人。卽在夷狄患難中。何異玉燭春臺上。

披髮於鄉隣之閭。豈是惡念萌。但類於從半救人矣。
聖賢不爲善於性分之外。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彼我有益。不向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罷勞。一衰歇便難振舉。是以君子提醒精神。不令昏耗。役使筋骨。不令怠惰。懼振舉之難也。

君子之處事也。要我。就事。不令。事就我。其長民也。要我。就民。不令。民就我。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語云。一錯二誤。最好理會。凡一錯者必二誤。蓋錯必悔。悔必心疑於所悔。不暇他思。又錯一事。是以無心成一錯。有心成二誤也。禮節應對間。最多此失。苟有錯處。更宜鎮定。不可忙亂。一忙亂。則相因而錯者無窮矣。

禍莫大於不讐人。而有讐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已孰難。小子慎之。

固可使之愧也。乃使之怨。固可使之悔也。乃使之怒。

固可使之感也。乃使之恨。曉人當如是耶。不要使人有過。

你說底是我便從。我不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不是不從你。我自不從。不是何嫌之有。

日用酬酢。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之情。所謂合者。如物之有底。蓋然。方者不與圓者合。大者不與小者合。欹者不與正者合。覆者其上而不覆。不夾。旁見其隙。而若有若無。一物有一物之合。不相苦。窳萬物各有其合。不相假借。此之謂天。則此之謂大中。此之謂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聖人之所以從容中。賢者之所以精一求衆人。所以醉心夢意。錯行亂施者也。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不惟惡念。就是善念也。是不該動的。這三日裏。時時刻刻。只在那所祭者身上。更無別箇想頭。故曰精白一心。纔一毫雜。便

不是精白。纔二便不是一心。故君子平日無邪夢。
齊日無雜夢。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種。獲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
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該我住居。安車駟馬。如何該
我乘坐。獲飽煖之體。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
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
負斯世斯民多矣。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惟了此五字。更
是去浪做。

公人易。公已難。公已易。公已於人難。公已於人易。忘
人已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難。公人處。人能公者
也。公已處。已亦公者也。至於公已於人。則不以我
爲嫌。時當貴我。富我。泰然處之。而不嫌於尊已。事
當逸我。利我。公然行之。而不嫌於厲民。非富貴我。
逸利我也。我者天下之我也。天下之名分紀綱。於
我乎寄。則我者名分紀綱之具也。何嫌之有。此之

謂公已於人。雖然猶未能忘其道未化也。聖人處
富貴逸利之地而忘其身。為天下勞苦卑困而亦
忘其身。非曰我分當然也。非曰我志欲然也。譬痛
者之必呻吟。樂者之必談笑。痒者之必爬搔。自然
而已。譬蟬之鳴。樹鷄之啼。曉草木之榮枯。自然而
已。雖負之使灰其心。怒之使薄其意。不能也。况此
分不盡而此心少怠乎。况人情未孚而惟人是責
乎。夫是之謂忘人已之界。而不知我之為誰。不知
我之為誰。則亦不知人之為誰矣。不知人我之為
誰。則六合混一而太和元氣塞於天地之間矣。必
如是而後謂之仁。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施者不知。受者不知。誠動於天之南而心通於海之
北。是謂神應。我意纔萌。彼意即覺。不俟出言可以
默會。是謂念應。我以目授之。彼以目受之。人皆不
知。兩人獨覺。是謂小言之應。我固強之。彼固拂之。

陽異而陰同。是謂不應之應。明乎此者。可以談兵矣。

明義理。易識時勢。難。儒不能也。識時易。蚤見者不能也。識時之足憂。

明義理。腐儒可能。識時勢。非通勢。難。識時見者可能。識勢非。勢而蚤圖之。自不至於極重。何。

舟中失火。須思拯法。

中學妙之至也。格天動物。不在形迹。言語事爲之末。

苟無誠以孚之。諸皆糟粕耳。徒勤無益於義。鳥抱卵曰孚。從爪從子。血氣潛入。而子隨母化。豈在聲色。豈事造作。學者悟此。自不怨天尤人。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相嫌之敬慎。不若相忘之怒詈。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

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文化丙子

